

梦里的河流

■ 黄俊怡

故乡的河流称为母亲河,源头有说在远处那片山的石壁,方圆十里以内,河流缓缓流淌过许多村庄,这些村落的名字,以坡岭命名,古人讲究自然地理,如星丘,山岭等地形地貌,翻阅熟悉中的村名,举目四野,也不乏有以牛岭狗洞命名,名字有一种原始的况味。旧时乡间没有高楼耸立,只看到山野里烟雾弥漫,闻到花草清香,阳光洒落在树影间,落入某户人家瓦顶的院子里,明亮而柔和。村落比邻而居,共同拥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河流,故乡的河,不知道起源于哪个时代,它深邃隽永,悠长而久远。

村落有河的北游,故园与河流在咫尺之间,地缘与水亲近。自小枕着这河流的梦,在夏夜的星空下安息。20世纪90年代的我在河边村读小学,入学前到河里练习水性,在游泳中饮过不少河里的水,自此我与水结缘。河面有数十米宽,在通往上学的路,走水路得靠坐船,赶不上船时可以游水渡河,由于家里没有船,受过船家冷眼排挤的童年,我有时选择游水渡河,河流的水虽然很深甚至有时带着急流,我循水而过,水道里没有留下我走过的痕迹,我与故乡的河流却是没有隔阂的。

河的对岸是一片山坡,山色叠翠,竹影婆娑。坡地上苦楝树在夏日开花,紫里带白飘过迷人的香气,这是苦楝花之美,据说这种树的果是有毒的,我曾尝试过一次,甜中带有一种苦。坡地里种植番薯、眉豆,荒地也种植了许多南瓜,河里的水土养育这一片瓜果,乡居岁月我尤喜吃这南瓜。我每天必从河上路过这片坡地。午后时分回程,阳光

倒影在河的中央,泛着橘黄的粼粼波光,水波潋滟的河面像镀过一层金色,河流犹如涂上金色的梦,只是这金色不过是一种年少的纯真。徘徊河畔,那个在河边流连的少年是孤独的,与河流为伴的独处与空虚不同,孤独有时候却也是一种美。多年后想起故乡的河流,想起那段混沌的岁月,混沌是未经打磨的纯朴。我想起周老师与她的学生泛舟河上,清冷的岁月里,她扎根在乡村支教,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她对学生有着绵绵的关爱,带我们吟唱过《橄榄树》《梦驼铃》等歌曲,嘹亮的歌声从教室里传送到河边,歌声里亦有每个人年少的梦。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小学毕业那天,河流上人潮涌动,我远远看到丽珠与柏英他们在河边拍照留念,白色的上衣散发着手少的青涩,熟悉的身影在镜头前定格为美好的落影,有如沉鱼落雁,那一刻成为了我离开河流多年后回想前尘的影像。多年后我们在各自的世界里杳无音信,只有河流的水声回荡在梦魂外,直到近年我在大城市与他们邂逅,他们在各自的生活里自得其乐。从十四岁离乡别井到三十四岁重逢在某个城市,隔着二十载悠长的时空,从同一个时代走过来的印记,只有河流拉长着手年少疯长的梦,是这样清晰这样绵长回荡在故园旧梦里。

河畔漫溯过青郁的水草,天空倒映着青天白云,树木里有三两棵古松偶尔投影在河里,河上之水不见尽头,从前村里饮用水从河道的沙里去淘,可见水质之净。一方水土一方人,排队到河里取水就像村人到山上打柴,那是上世纪80年代

乡村靠河取水,近山打柴的一幕,后来打井取水,自来水安装到村,煤气取代柴草输送到户,是村落生活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捕鱼的人常出没在河边,从网捕到用雷管炸鱼,后来开采沙场的人也多了,河流里的白沙越来越少,人对河流的索取方式几近粗暴,日积月累,生态环境逐渐失去了平衡,河水也已没有了当年的澄澈,也没有了从前的浩荡与深邃了。河边上青青绿绿的庄稼,长满了高高的草木,许多农田荒废了,河流是有生命的,它与自然浑然一体,生物链断层了,河流似失去了昔日的光鲜。近年来政府部门对河流实施管理,采取河长负责制,修建河堤,严禁采沙、复耕还田,河流仿佛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这些年来,我在一次又一次返回故乡时,从桥上远眺河上,故园在目前,往事历历也浮现在前。那时我的故园在河的上游,祖母家在下游。我的本家原是经营农田的,祖母娘家开发盐田,旧时代里门当户对,她来到河上村落时恰逢家道中落,一生操劳家务,含辛茹苦生养了八个儿女,经历了年岁的沧桑,水涨水落,终老在河边村的旧居里,那是在二十年前的一个冬日,那一年我在远方求学,无法忍受泪水夺眶而出,朦胧的双眼是故乡的河流和站在大门前望眼欲穿盼我归来的祖母,我从外地归来时再也看不到她了。那个寒冷的冬日,依照乡村的旧俗,从旧居徒步到河边,跟随在父辈身后,逶迤前行。我从父辈的手里接过祖母沉重的牌位,在这样一个冬日,我们举家在河边为祖母送行,亦有在河边围观的老村民频繁

转身拭泪。我离故乡远去了,而流过故乡河流的水是不会断的,梦里依稀亦曾闪烁过河流从前的影子和我十四岁以前生活在乡野里关于河流的回忆。如今村庄里的旧一辈逐渐老了,认识我的人渐渐少了,唯一不变的是这条河流,时常打湿在我的梦外。

李白《将进酒》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故乡的河流从溪谷中来,路经一个个村庄,河流虽小,却终归流向南海,迂曲流转,像是人之一生起伏的曲线,人生有追求有梦想,人终归是要离开河流的。

生于斯长于斯。我很少与人谈及我从哪里来,我的故园在何处,这不代表我淡忘河流边的村落,河流亘古亘今横亘在那里,梦里依稀河流边上便是故园的来处。徘徊在来时的河边,我目睹过它古老的容颜,我是一个后来者,面对河流,我一面羞涩,柔弱仿佛与生俱来,我学会像水一样缓缓地往低处行走,有时粗枝大叶不受拘束,生活中直来直去,四处碰壁。不惑之年重返故园再读故乡的河,我看到流水蜿蜒迂回,不急不缓,才逐渐读懂人生实属不易。

少年时走过的河流,留给我是纯真的回忆。重读河流,关于水,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感慨,水长养万物,默默地滋养众生,它为饶益万物而不争功,不与人计较。河流之水缓缓地往低处流,蕴含着大自然无我、无私的精神,水的柔软来自这种超然的心态。多年后再读故乡,面对已深深根植于心的这弯清流,我的内心始终充满感恩。

我与孩子们一起写作

■ 廖奕梅

看着同学们一篇篇文章在高原文学发表,内心竟有点小激动,也充满欣慰。

你们刚从小学升初中那会,每次周记与作文都有大量同学抄袭作文,或将作文改头换面,很少自己下笔作文。记得第一单元作文课《热爱生活,热爱写作》,我要求你们以进入初中的生活与感受为主要内容写作,很多同学就上网或找作文选来模仿或抄袭,习作所写根本与学校生活不相符。我把你们叫到办公室,把你们与我一起经历的东西说出来,指责你们为什么不写进文章里。因为学生的减少,五楼教室弃置了很多无用的桌椅,而我们教室恰好要在安排在五楼,我们师生同心协力把教室、走廊、办公室的桌椅及杂物,将整层教学楼冲刷一遍,甚至墙壁我们都用抹布擦洗干净。当时干得热火朝天的你们,卷起裤,趿拉着拖鞋,奔跑着提水,齐心协力擦洗地板,汗与水湿透你们的衣服也不顾,满头大汗的你们脸红扑扑,甚至被灰尘弄花了脸,你们只是相视一笑。这一段特别的经历,你们应该有很多感触,但你们根本没有意识将这些写进作文里,后来与你们分享这单元写作时,你们才恍然大悟作文素材就在身边。

开学不久后,学校举行了一次全校国庆征文竞赛,主题是二十大新征程,每班选拔优秀者去评奖。你们很多同学不知如何下笔,当时恰逢我们新农村建设,如元坝新农村、荔枝主题公园、杏花新农村等,我提醒你们才反应过来。但有些素材,你们也不知怎么构思。记得有同学获奖的征文《散步》《走进荔枝博物馆》改了七八次,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修改,才能完成一篇篇优秀作文。

为了起到榜样的作用,我拿起放下多年的笔,刚开始写作时,我才发现:在上课时跟你们讲得

头头是道,真正到自己动笔时却无从下手,不知写什么内容,不知如何开头,一时竟语塞。工作繁多,千头万绪;生活繁琐,柴米油盐。每天生活过得平凡又有意义,我竟忘了用心感受这一切美好;整天忙忙碌碌,有时似乎过得浑浑噩噩,忘了静下心来用笔记录这一切。今天为了你们,我每天认真感受生活,记录生活,不再忙完工作就玩玩微信,刷刷视频,追追剧,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如同一部电影从脑海中流淌出来,一篇篇记录过去及现在的文章就自然生成。在空气清新早晨写作,窗外太阳还未升起,放眼望去是高昂的山脉,天空还略微阴沉,耳边是小鸟的叫声。在午后暖阳里写作,在书房里,阳光从右手边的窗户照射进来,暖暖的铺在身上。曾经我以为我只能在夜深人寂时才能静下心来去写作,但在实践中发现,我的写作时间并不固定,任何时段只要想写,摊开笔记本就能写,想不到自己也在高原文学发了十几篇文章。想不到为你们写的下水文《乡情》也登上高原文学,又被收集进刊物《高州文艺》。

也许是我拿起笔来带给你们动力,也许是高原文学采用你们的稿件,给了你们鼓舞,你们创作热情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只要有征文竞赛,你们就积极参加;只要文章得到我的肯定,就会投稿高原文学。一次次稿件被采用,一次次激发了你们的热情,假期你们也自由撰稿投稿,甚至有时让我微信指导,看到你们如此热爱写作,我内心颇为欣慰,也倍感自豪。

或许我们都没有机会成为作家,但在这浮躁的社会,愿我们静悄悄徜徉于文字天地,可以领略到远离尘嚣、远离名利纷争的世外桃源的极美风光,可以聆听到来自云水深处的曼妙梵音,聆听到来自旷远、来自尘世外的袅袅天籁。

时光里的煤油灯

■ 刘良新

人到中年,常被世事牵绊,却牵不住时光,蓦然惊觉,于是,趁假期有空,带领一家人回老家看望已久未见的老妈。

兄弟姐妹们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和生活,极少回家,家里只剩老妈在独自坚守。我们曾接母亲一起生活,但老人家极不习惯。她说,在外面无所事事,我们的孩子都已长大,再也不用照顾,更难打发时间。因此,老人家执意回到老家生活,喂喂鸡,种种菜,日子过得倒也充实,现今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但身体还算硬朗。

不巧,那几天有台风在雷州半岛登陆,受其影响,老家也是雷雨交加。因为下雨,所以天色暗得特别快。我们吃晚饭时虽然还未够七点,但是室内已经昏暗得要开光管了。晚饭吃到一半时,可能是打雷的原因,突然停电了。

“奶奶,应急灯呢?”我的儿子升仔反应最快,一停电就找应急灯了。

“哪有什么应急灯?”我妈应道。

“蜡烛或者电筒呢?”升仔继续寻找照明工具。

“很久没买过蜡烛了。电筒倒是有几支,但无论是充电的,还是使用电池的,都因为长时间没用,所以全部坏了。”

“奶奶,之前没遇到过停电吗?为什么不准备些应急用品呢?”升仔不解地问。

听闻升仔的话,我心里一愣,感觉儿子的话不是对他奶奶说,而是质问我的。兄弟姐妹当中,数我工作的地方离家最近。虽然我会抽时间回家看看,但次数十分有限,且每次回家看见妈妈生活正常便即放心,并没多想和做什么。想到这些,我的内心充满愧疚……

“家里有煤油灯,在我床边的柜台面。”老妈回应升仔了。天还未完全暗,升仔很快便找到煤油灯点亮了。借着煤油灯的微弱火光,我们的晚餐得以继续。

煤油灯是我的家乡在通电之前的主要照明灯具,它由灯身、灯头和灯罩三部分组成。灯身和灯罩一般是玻璃做的,灯头则是金属。灯身装煤油。灯头里有一条灯芯,灯芯向上露出的一小部分用于点火,向下伸到灯身底的部分是专门吸煤油为点火提供燃料的,灯头有一个按钮,用于调节灯火的大小。灯罩的作用是防风,罩住火苗防止被风吹灭。

桌上的煤油灯发出的昏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海天浩渺 虎洪流摄

茂名好心湖

■ 廖盛楷

是天上落在人间的一面镜子
碧水是那洁白无瑕的镜面
杜鹃和黄花风铃木装饰着它的框边
我是一只误闯入来的不速之客
带着被惊艳的神色
想在湖边梳理一下被风凌乱的头发

却不曾想打扰了
一只画在镜缘上的白鹭
她翩翩的扇起翅膀
贴着空阔的长镜
斜斜的飞渡而去了

乡愁的颜色

■ 黄臻楷

“这里可以爬上去拍照吗?”朋友站在二层阳台,边指着身旁屋顶上的瓦片,边向我发问。

“不行的喔。这些老屋的瓦长期没动过,一天风吹雨打的,成年人站上去不太安全……”我边在脑海里搜刮储存的见识边组织着语言回应,眼前老屋房顶上发黑的瓦片被夕阳洒上红光。

老屋本作为旅游景区的打卡点而存在,小红书的光影变幻吸引我和朋友慕名乘车前往。朋友说,这里的风景适合摄影。朋友的故事在城里发光发热,老屋这类意象或许只能成为他诗中日常的点缀吧。我却看着这屋顶的瓦片入了神。瓦片也无言地凝视着我,仿佛回到四岁时在天井嬉戏的那个下午。

“我乡下奶奶家的旧屋,从前也这般颜色。”

红与黑可谓老屋瓦片的原色。两种配色以时间为场域,彼此博弈消长,争先恐后地成为记忆的颜色。小时候村落大多是砖瓦平房,

砖块的红和瓦片的黑构成了整座村落建筑调色板的基本色彩。自我有记忆开始,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彩虹有七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么世上的屋子应该都会有红与黑两种颜色。当然,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奶奶后,她笑着带我去最近的镇上逛市场。那天我在羞愧与开心中度过,羞愧的是我的猜想被镇子上五颜六色的房屋完全推翻,开心的是我又有机会吃上徐福记的酥心糖了。

红与黑也是屋里炭火的颜色。记忆里每个在农村度过的冬天,都有赖炭火的帮助。竹条制成的火笼是当年茂名农村人过冬的必备“神器”。南方的冷多是湿冷,寒风本就如骨,更添冷雨飘落,令人瑟瑟发抖。这时候小巧精致状如糖罐的火笼便派上用场。它内置陶瓷,外编竹蔑,竹蔑上方留有小口供陶瓷收集炭灰,开口上方由四根竹条交织成提手,可以随身携带。平常奶奶在老屋厨房的柴火灶中烧火做

饭,饭后爷爷奶奶将多余的炭火用钳子夹出来,放进一个个小火笼中,然后把充满暖意的火笼递给我。我就这样迅速地给自己的双脚和双手有条不紊地换班取暖,边听着爷爷奶奶烤火交谈看电视,说着笑着哭着度过又一个秋冬的夜晚。

红与黑更是屋外故乡的颜色。红是泥土的颜色,我曾经与小伙伴们打着着往地面挖坑,然后往坑里倒水,观察泥土被水浸湿的模样。有一次我越挖越起劲,把泥土表层的黄棕色刨干净了,看到底下深层的泥土变成红色,如同刚烧制出来的砖块一样红。后来看到大车碾压村里的泥路时,车辙痕迹也是深红色的。直到初中学习地理后,我才知道个中道理。如今乡村已经大变样,泥路几乎成为历史,被水泥路和沥青公路取代。夜晚也有路灯照耀,村庄越来越有光彩。黑是农民的颜色。爷爷奶奶退休后在乡下务农,时常顶着太阳下地种菜、收菜,油麦、芥菜、青椒、